

柳川行

第一次注意到那個流浪漢，是我從幼稚園接女兒回家的時候。

當時我正在等紅綠燈，摩托車很舊了，每次煞車都會發出古怪的聲響。女兒兩隻手環繞著我的腰，嘖嘖咕咕地告訴我她在學校發生的事。

我側頭聽她說話，下午還是很熱，但揚升的風帶來些許涼意。馬路旁是柳川，透過柵欄，我看見一個流浪漢提著塑膠袋，沿著河岸走走停停。

他走一走，然後又停下來。最後他坐在髒污的水泥地上，看著一疊像是報紙似的東西。

也許是在找工作吧，我心裡想著。那個流浪漢滿臉鬍渣，面頰削瘦，鼻樑上映著寂寥的暮光。我想起我的叔叔，很久以前，他也曾經坐在柳川旁，用同樣的姿勢低頭看我的作文。

我同時想起叔叔的稿紙。他總是用牛皮紙袋裝著，將它們整齊的放在抽屜裡。那時我們都用一千格的薄紙寫作文，紙質不好，綠色的格線印的十分模糊，有時候沾到水，線條就會暈開，順著水漬像小河似地綿延展開。

即使經過這麼多年，叔叔趴在桌上寫作的背影仍清晰地印在我腦海裡。

我們是大家庭，在距離台中農業改良場不遠處有棟公寓。那塊地是祖產，最早只是用木頭搭成的和式平房。祖父年輕時經過車站，被算命先生說有大富大貴相，沒多久祖父就白手起家，在彰化開了一家小型紡織廠，他拼命的工作，每天親自上場，品檢跟包裝都自己來，沒多久就順著台灣經濟起飛，成功締造出頗具規模的紡織帝國。祖父成天在染整廠跟成衣廠間跑來跑去，根據爸爸回憶，他身上總是黏著一層棉絮，口袋裡裝滿硬幣，把煙灰甩到地上時還能聽見錢幣咚咚的碰撞聲。

祖父五十八歲的時候被檢出肺臟纖維化，他老人家不信邪，每天繼續喝酒應酬爆肝工作，攢了不少錢，好不容易把老家改建成公寓，家族還歡天喜地的辦了一場流水席，龍蝦沙拉才吃一半，祖父突然捂住胸口，大叫一聲「唉唷喂呀」就撲通跌到音響下方，最後急救無效，六十歲就撒手人寰了，到現在爸爸還在說是電子花車音樂太大聲害的。

祖父過世之後，家族開始討論遺產如何分配，一討論就是十年光陰，對外沒人承認是在爭產，不過大家自己都心知肚明。最後大伯分掉紡織廠，我爸跟叔叔則繼承了那棟公寓，姑姑拿到一塊爛田，也因此她後來就再也不回家吃年夜飯了。

我們家把五樓租給一對夫婦，自己則分佔了一二三樓，爸爸把四樓給了叔叔，小時候我不懂什麼叫隱私，總是在樓層間跑來跑去，隨意跑進叔叔家，入侵他的每個衣櫃。有次我在玩衣櫃空降時，不小心打翻水壺，弄濕了他所有課本，叔叔氣得像是青面羅刹，掄起拳頭就揍我的臉。我記得我腫著臉頰，躲在廁所裡哭了兩小時，暗暗發誓要跟叔叔「切八段」，結果他啪搭啪搭踩著藍白拖走過來，喊我一聲「毛囡仔」，然後就塞一盒涼菸糖到我口袋裡，我所有誓言瞬間煙消雲散，就這樣又莫名奇妙的合好了。

我一直記得叔叔的長相，他很清秀，鼻樑上掛了一副細框眼鏡，眼角下有顆痣。爸爸跟他年齡就差了快二十，他認為叔叔太年輕，總說十幾歲的人什麼事都不懂，當時我不信服，叔叔什麼都知道，他會修鬧鐘、會把幸運草的莖抽出來吊掛成燈籠的樣子、還會用竹籤編炸蟻。

他也很會說故事。

叔叔常常牽著我，在吃晚飯前沿著柳川堤岸散步，那時那邊都是違章建築，小小灰格子似的鐵皮屋擠在一起，屋頂高低不一，灰土上錯落放著鐵鍋，或是小菜圃、或是架起竹竿晾衣服。水流過時有沙沙的輕響，柳葉長長地垂著，隨風劃過臉頰會帶來一陣癢意。我們會邊走邊聊天，我踢著地上的石頭，央求叔叔講些有趣的事，這時他會安靜一下，接著開始說話。他有時會講那些水鬼抓交替的傳說，但大部分的時間他都在講一些書上讀來的故事，鄭成功的、媽祖娘娘的、還有古代的話本，三國演義、水滸傳、封神、西遊記……我不喜歡宋江，也討厭姜子牙，那時我剛聽說有本書叫紅樓夢，我以為那是在講很多仙女的故事，所以一直吵著要他改唸這個，叔叔總說：「我討厭這些情情愛愛的」，最後又繞回武松打虎的段落。

我還記得他沿著柳川散步的模樣。他穿著居仁的制服，低著頭慢慢走，像在忖度如何去踩自己的影子。暮光灑在他背上，看起來身體意外的單薄。他生來就是要說書的，語調中總帶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神氣，好像那都是他曾經歷過的事。他也會自己編情節，最後總是變出張飛打岳飛、諸葛亮上梁山等等古怪劇情，我什麼都不懂，只是邊笑邊聽。叔叔說話時眼神飄忽，像是入魔的乩童，講到激昂處，他會雙手亂揮、口水四濺，有時講到傷心處，他會突然靜下來，好幾次我差點以為他會這樣永遠沉默下去。

叔叔後來去念台中技術學院，那時候學校還叫做台中商業專科學校，叔叔是念夜間部，白天他開始在大伯的紡織場裡幫忙，我跟叔叔見面的機會也就少了。我是獨生女，爸媽都很忙，叔叔是我唯一的玩伴，所以他不在時我總覺得特別寂寞。我喜歡算好時間，在九點半時躲到一樓的機車亭裡，等叔叔走近就跳出來扮鬼嚇他，他每次都會被我嚇到，讓我樂此不疲的一再重複。現在回想叔叔驚訝的表情十分做作，不過當時我才十歲，分不出真假。

叔叔是長輩，可是我們就像朋友一樣熟稔。叔叔上課上的很晚，但假日時還是會抽空說故事給我聽。好幾次我看見他伏在書桌前睡著了，我偷偷湊過去看，他肘下壓著綠格線的測驗紙。紙上是滿滿的鉛筆字，隔天我問他在寫什麼，他說他在寫故事。

寫故事，那不就是作家了嗎？我興奮的問道。

叔叔摸著稿紙，微笑著點點頭。他說他想要投稿，賺了錢就不用再跟家裡拿學費，於是叔叔開始這樣的生活。白日打工，晚上讀書，深夜寫作。叔叔勤寫不倦，沒多久報紙就登了他的文章。他用了一個筆名，故事的標題叫〈叔母的夢境〉，我看不太懂內容，吵著要叔叔解釋，於是他講了這個故事的簡潔版給我聽。

很久很久以前，有個婦人努力存錢，想幫女兒添購一張床作為嫁妝。她的工

作是打大鍋菜，雇主沒有支薪，她只能每一餐偷藏一些玉米起來，就這樣過了二十三年，她終於存了足夠請木匠訂製床鋪的金額。

「然後呢？女兒嫁給誰了？」

「女兒沒有嫁掉，因為婦人藏玉米的事被發現，她被趕到邊疆，女兒則被帶到市公所，她在那裡做小職員做到七十五歲過世。」

「好爛。」我評語，叔叔皺起眉頭，不過他沒有生氣。

後來他的文章被陸續刊登在報紙與雜誌上，我興奮極了，忍不住偷偷告訴好友淑雯這件事，還誇口說我叔叔是作家！結果淑雯佩服的不得了，把這件事告訴另一個女生佩臻，沒多久這件事就傳遍全校（本校有六班學生共一百三十人）。我跟叔叔說這件事，他有些不好意思，還罵我多嘴，但我知道他心裡是高興的。我跟爸爸說我們班的女生都成為叔叔的迷了，他啞了啞嘴，不以為然的樣子。當晚有一封信誤投到我們家的信箱，叔叔著急地跑進我們家把信攔截走了，但我早已看到信封上娟秀的字跡，也聞到裡頭信紙隱約散出的花香。這肯定是女生寄來的信，媽媽曖昧的笑道。那時小學裡開始莫名流行起交筆友的活動，我從沒想過要嘗試，實際上我也不敢，我想叔叔果然很有一套，那時的叔叔其實還只是個孩子，但我眼裡的他就像大人，也許過去叔叔也會用這樣的角度看待爸爸與大伯吧。

叔叔的寫作成為我們生活的調劑，只要報上刊出他的小說，我就會把文章剪下貼在剪貼簿上，花一個下午的時間慢慢讀。我認得的字不多，但慢慢看總是能懂的。「這孩子喜歡讀書，搞不好將來我們家能出一個教授」，媽媽得意地跟住在五樓的許太太炫耀，我想提醒她我們家已經有一個作家啦，叔叔就是一個道道地地的作家，跟課本裡那些三步吟詩的文豪不同，他常常抱頭窩在那盞黃色的檯燈下，愁苦地咬著鉛筆，把廢棄的稿子丟的滿屋子都是。他課業越來越繁重，打工時間也越來越長，但同時他的文章仍不時刊出，寫作時所有痛苦的掙扎竟成了某種養分，使他的文字茁壯誕生出美麗的世界。

在我升上國中的那一年，叔叔竟得了全國性的學生文學獎首獎，他的身價在我們家族裡頓時暴漲，叔叔勤寫不倦，除了爸爸以外，大家都開始對他抱有期待。那陣子少棒贏了冠軍回來，好多同學說要去車站看，我吵著叫叔叔帶我去，他卻說要跟筆友去看電影，下次有空再陪我玩。「我看其實是跟女朋友約會吧！」我罵完就氣呼呼地跑回家，那晚叔叔回來的很晚，樂陶陶地帶了一包蝦味鮮給我賠罪。「她喜歡我的文章！」叔叔笑得燦爛，爸爸問起對方是誰，叔叔卻馬上收回笑容，一言不發地躲回他的四樓。

叔叔越來越晚睡，眼底入魔似地閃著光，伏在案上無盡地寫。大家開始催起他的稿，鄰居、同學、姑丈、伯母都笑著問我，妳叔叔什麼時候會有新作問世啊？於是我跑去問叔叔下一篇什麼時候刊出，他說寫完了，但因為不好所以撕掉，現在還在重寫。媽媽說叔叔漸漸瘦了，爸爸說誰叫他老花時間在那勞什子沒屁用的東西上。但我知道叔叔即使寫不出文章，仍會勤快地回信給那位使用花香信紙的未知筆友。

有一次媽媽煮了紅豆湯，我在晚上十點用小鍋裝好拿上去找叔叔，結果卻看

見他坐在床邊吞藥。叔叔你在吃什麼？我問他，他說那是胃藥，又說晚上老睡不著，頭痛，胸口悶，一晚起來三四趟，結果早上在工廠又會一直打瞌睡。我問叔叔是不是寫不出來，不是有一個字叫江郎才盡嗎？叔叔氣極了，用力地摔課本，大吼叫我別多嘴。我逃出四樓，漸漸害怕起來，不喜歡叔叔在深夜寫作。但即使如此，他的筆仍是最優秀的包裝紙，不論叔叔深夜如何掙扎痛苦，最後還是能讓故事像敷上七彩般閃耀的出現在副刊上。他陸續又寫了些故事，還得了一些小獎。那些故事語調或歡愉或深沉，但總帶著過去他對我說故事時的神氣。我看到知名作家對叔叔得獎作的評論，「像把顏料傾在紙面上」，我想這詞評叔叔真是再適合不過了。他創造出顏色與溫度，或溫暖或冷冽或風拂過潔淨地，或黃色或青色或宇宙外群星閃閃地，寫他夢境中碧青灼螢的山與湖、寫校園中滿天漫舞的木棉、寫山裡的族群如何與鹿行走、寫戰爭時麵店老闆如何為迎娶的禮金愁苦。我永遠也不知道叔叔是怎麼想出那些故事的，他故事裡的時間橫渡千年與海峽，他如何想像出劍橋留學生的思想與遭遇？怎麼憑空得知印度姑娘和鄭和船員的對話？他故弄玄虛地說「我寫的都是我自己」，我想他是在汲取自己的生命好作為創作的養分吧。

我十四歲生日那天，叔叔剛好放假。他說要補償上次沒陪我去看球隊，問我想不想跟他一起出去冒險。我用力地點了點頭，於是叔叔便牽著我的手，帶我走到路口的站牌邊。我們閉著眼睛隨便跳上一台經過的公車，公車開到一個冷清的市集旁，我們又跳上另一台車，就這樣亂七八糟地轉了三四趟，最後竟抵達了豐原。我們在一個陌生卻熱鬧的地方下車，沿著馬路走到廟口，在那兒大吃蚵仔煎和大腸麵線。當我在麵線糊上倒滿黑醋時，叔叔偷偷告訴我他已經寫了七十張稿紙，準備要投稿給出版社。我興奮了起來，說不定叔叔能變成抽版稅的出書作家呢！我問他寫什麼，他神秘地說是秘密，於是我開始煩他，拉他的耳朵、扯他的衣領、拗他的手指，最後在我百般懇求下，他才稍微透漏「是寫妳爺爺的故事啦」。我期待不已，好奇叔叔如何把祖父打拚紡織帝國的過程編成波瀾壯闊的故事，接著我開始幻想叔叔的書被拍成電影，請來大明星唱主題曲。叔叔開了話夾子，不小心透露出些許正在構思的情節，他預計寫十萬字，從祖父發跡到死亡，連貫出整個家族系譜的興衰。像史記那樣，叔叔告訴我。

就像史記那樣。

最後我們坐火車回台中，回家時已經是下午六點，那時候是夏天，午後陣雨剛過，天色還青青的泛著一層光。柳川旁的馬路都是積水，我們互相朝對方踢水花，轉傘把水珠放射狀地噴出去。我們笑著跑著喘著比賽誰先到家，「叔叔，我作文拿到九十分」，我抬高聲音告訴他。他說我好厲害，又說要幫我看看文章，於是我回家去找出那篇作文給他，那晚我們就坐在柳川旁，在漸隱的路燈下討論我的文章。那時候柳川還未整治，稍微靠近便能隱約聞到臭味，但是柳樹扶疏的模樣太美了，葉梢擦過臉頰，夏季的涼意滲透出來。為了避免稿紙被風吹走，叔叔使用指腹壓住紙緣，他低頭認真地指點我各種寫作技巧。「我以後想跟你一樣會寫小說」，我告訴叔叔。眼鏡從他的鼻樑滑下，他伸出手指推上，微笑著不發

一語。我想那時候的叔叔確實是感到快樂的吧。

叔叔持續寫著他預定的大作，然而報紙卻刊出一則啓事，說有人檢舉叔叔抄襲自己的文章，報社除了追回稿費，還要求叔叔道歉。伯母跑進我們家，大呼小叫地，丟人哪丟人哪，竟然抄人家文章。媽媽說你叔叔怎麼做這種事，害我們家好丟臉，我上次還拿他的文章給鄰居看，這下大家都知道他是抄人的，我該怎麼跟其他人交代。同學們突然不再追問叔叔的近況，聽說叔叔學校的老師打電話來，問叔叔上次投稿校刊的作品該不會也是抄的吧？媽媽一直向電話另一頭道歉，抱歉哪抱歉哪，是我們管教不周啦……

我問叔叔這是怎麼回事，他說我才沒有抄襲，是那個人抄我。過一會兒他又說靈感這種東西本來就容易重複，他根本沒看過那人的文章。爸爸很不高興，因為登報道歉的錢是他負責出的，他指著叔叔大罵，說你就是愛寫那些垃圾才搞成那樣，當初為什麼不好好念書考大學？叔叔試圖辯解，卻只是一直重複著，我沒抄啊，我真的沒抄……他不知道爸爸才不介意抄襲這件事，他只是嘀咕著叔叔只願寫作而不唸書罷了。其實我看過那個故事，不過是八千餘字的小短篇罷了，我不知道叔叔究竟有沒有抄襲，但自從叔叔被罵之後，看著他的小說，我總覺得隱隱約約好像有別人的影子，但我還是喜歡叔叔的文章，從小都是他說故事給我聽的。

叔叔說他要扳回一城，他那份寫家族故事的小說已接近結局，只要投出去有人願意賞識，就能證明自己創作的的能力，並非是憑空抄來，而是一筆一字在歲月中磨練的。我說叔叔，我當你第一個讀者好不？於是叔叔便把他視為心頭內的珍寶用牛皮紙包給我。我帶回家慢慢看，那時候正要段考，但我仍每天抽空半小時讀。我已經唸過書了，也寫過不少文章，我在試卷上寫著反攻大陸、忠孝愛國，叔叔跟我們都不一樣，他的世界沒有疆域，純粹書寫那些愛情、渴望、失落以及自由，他寫祖父的兩個家庭，寫柳川旁那樣縱橫交錯的感情世界。爸爸發現了我正在看的文章，他把稿子搶過去，看了一小時後開始怒吼。什麼東西！他破口大罵著，這什麼東西！他怎麼可以這樣寫阿爸的事！他打電話跟大伯抱怨，小弟亂搞一通，竟然想把我們家族的事寫成書，家裡的事由得他這樣攤開來在太陽底下的嗎！我趕緊上樓跟叔叔說爸爸正在生氣，叔叔趕下來，你沒有權力動我的稿子！他朝著爸爸吼著，爸爸把稿子丟進水槽裡，「你！」他指著叔叔的鼻子罵道，「想想你自己的身分，你也沒有權力寫我們家裡的事！」叔叔的文章被泡爛了，字與綠色的稿線混在一起，糊在紙上像池塘。叔叔一直尖叫著，你毀掉我的稿子，你毀掉了我的故事……那時我什麼都不懂，「我不想欠你們」，叔叔在文章裡一直反覆用著這句台詞，我想說你並沒有欠我們啊，但叔叔只是搖搖晃晃地爬回四樓。幾天後他說他想搬出去，媽媽試著挽留，但叔叔只說他之前有存一些錢，搬出去以後還是會去工廠幫忙。

叔叔開始打包行李，他恍恍惚惚地坐著，不時朝空氣咕噥。我沒抄襲，他悄聲說著，嘆息，揚手把所有課本通通丟到垃圾袋裡。媽媽在樓下叫我，我跑下去，發現那封信又誤投到我們家信箱了。端正娟秀的字跡，噴香的信紙。我盯著寄件

處，發現對方原來住在模範村那兒，那時那裡都是眷村，我稍微明白為何叔叔不想跟爸爸說筆友是誰。我知道叔叔不能再承受打擊了，便蹣手蹣腳地把信帶回房間，我小心翼翼地將封口拆開，把信紙放在黃燈下看。信裡訴說遺憾與苦惱，「爸媽都反對，你抄襲的事他們也知道了，我想我們還是分手吧」。我想了很久，最後跑去書局買了薰有類似香氣的紙。那時我是國三，還以為自己快長大了，我試著模仿對方的字體，揉掉好幾十張信紙後，我終於仿出類似的筆跡。我不敢寫太多，怕會露餡，「我相信你，我知道你沒有抄襲。我喜歡你的文章，我會一直看著的。」我只寫了這樣短短一行，然後把信封好，投到叔叔的信箱裡。

那晚我去看叔叔，他正坐在行李堆中，被子也用塑膠繩一網網地綁好了。他低頭看著那封信，抽泣著，流淚，嗚咽。被爸爸罵時他也沒哭，因此我感到困惑與害怕。「叔叔，你為什麼要哭？」我細聲問道。他望向我，微笑著，手指在嘴唇邊做出噤聲的動作。「噓，」他小聲說道：「我只是太高興了。」眼淚沾濕了他的鏡片，側影讓我想起他幫我看作文的那一晚。

叔叔說他在西屯區找了一間小套房，明天就要搬過去。我幫著叔叔把床墊搬到樓下，叔叔說我作文寫的很好，要我繼續加油。搬家的那天爸爸叫來了卡車，叔叔的家當都被扛上去了。「其實你不需要搬到這麼遠的地方」，爸爸說著，我想他是在用他的方式挽留叔叔，但叔叔說他不想再打擾我們了。

終於卡車開走了，叔叔說他要搭公車過去租屋處，那天是星期一，正午強光灑在水面上，柳川邊緣意飛揚。郵差趕在叔叔離開前送來了一封信，信封上蓋著報社的印章。我們陪著叔叔等公車，他靠著站牌把信拆開來看，他看了一會兒，然後開始笑。嘻嘻，呵呵，哈哈哈哈哈。「上面寫什麼？」爸爸問他，但叔叔只是拿著信笑著，他開始流淚，又笑又哭的。「叔叔！」我害怕地叫了一聲，叔叔開始尖叫，嘻嘻，呵呵，哈哈哈哈哈，叔叔大叫著，我就說我沒有抄襲！我沒抄！我幹麻抄別人的文章！他越笑越厲害，眼淚跟鼻涕到處流，我感覺叔叔的臉好像漸漸糊成了一團，像他那疊被扔進水槽裡的稿紙那樣。「冷靜一點！到底怎麼回事？」爸爸用力搖了搖叔叔的肩膀，經過的鄰居用奇怪的眼神望著我們，一陣強風吹來，把叔叔手裡的信紙吹向柳川。哈哈，被吹走了！他大叫著，笑著，我去撿回來！他說完就衝向那飛走的信，他邊笑邊哭，爬下高聳的水泥堤岸，站在河床上大叫，我卻聽不清他的聲音了，「叔叔！」我喊著，他蹲在骯髒的水裡亂撈，接著跳下去揮舞雙手，他全身都溼了，爸爸爬下堤岸想叫住他，然而叔叔已經又哭又笑又叫又跳地沿著柳川往前奔跑。他一直跑一直跑，速度好快，回來啊！爸爸叫著他的名字，小弟，回來啊！爸爸一直叫著，然而叔叔的背影已變成小小一點，他同飛翔的鳥兒般遠遠地跑走了。

摩托車熄火了。我讓女兒下車，蹲在馬路邊檢查火星塞。天氣好熱，但柳樹一如以往地款款搖動著，我納悶著這些樹究竟樹齡幾年。小時後的柳樹和現在的柳樹不一樣，那時候的樹蔭較大也較涼，那時候的風也較強。流浪漢爬上堤岸，他在紅磚上鋪平報紙，很愜意似的躺在上頭。遠遠地幾名剛下課的國中生結伴經過，有人捂著鼻子，卻有一個女孩誤以為流浪漢在乞討，丟了一枚銅板給他。

流浪漢霍地站了起來，他指著女孩開始大罵，神經病！國中生們不甘示弱地反擊，流浪漢開始丟石頭，那些孩子便提起書包四處逃開。正好車子又能發動了，我急忙把女兒抱上去，催油門快速遠離。女兒嚇壞了，緊抱著我的腰，我低聲安慰她，迅速遠離騎向下一個路口。

我想離這麼遠應該就可以安心了。我把車停在便利商店前，牽著女兒的手準備進去買一些飲料，遠方那位流浪漢仍在大叫著，風帶走他的聲音，什麼都聽不清了。小女兒好奇又恐懼地扭頭去看，突然將食指直直地指向那個侷偻的背影，嫩聲嚷道：「媽媽，那個人在哭耶。」

「噓，別看，」我小聲說道。

「他只是太高興了。」